

认知叙事学框架下的《远山淡影》人物解读^{*}

郭 欣

(安徽大学 外语教学部 安徽 合肥 230601)

[摘 要]国内外学者从“实际读者”的认知位置对《远山淡影》主人公悦子做了多角度的研究,却未充分关注“作者的读者”对悦子的认知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隐含作者作为符号信息源头的重要地位。将认知叙事学与符号学相结合,能够更加有效地探讨隐含作者与读者的叙事交流过程,在卡尔波珀的人物认知模型内逐一破解符号文本中的阐释符码、文化符码和象征符码,可从“作者的读者”的认知位置由浅入深地理解悦子这个人物。

[关键词]远山淡影;符码;图式;认知叙事学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882(2017)01-0123-04

日裔英籍作家石黑一雄凭借长篇小说《远山淡影》在英国文坛初露锋芒,并获得“英国皇家文学学会”的温尼弗雷德·霍尔比奖。东西方学者从“实际读者”的认知位置围绕主人公悦子的文化身份、性别身份、创伤叙事等展开研究,却未充分关注“作者的读者”对她的认知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隐含作者作为符号信息源头的重要地位。人物理解是叙事理解的核心,只有从“作者的读者”的位置充分理解小说人物,才能把握隐含作者的创作意图。

立足于文学与认知科学的交叉点,认知叙事学探讨读者的认知框架与文本线索之间的交互作用^[1]。人物理解是认知叙事学研究的重点,瑟米诺、帕默、卡尔波珀、库克等学者以“图式理论”为依据,建立叙事作品人物研究的多种模式^[2]。其中,卡尔波珀的人物认知模型注重认知原型与文本细读的結合,是理解复杂人物的理想模型。叙事作品本质上是语言符号的集合,因此,将卡尔波珀的人物认知模型与符号学相结合,可更加有效地探索“作者的读者”对悦子的认知过程。

一、卡尔波珀人物认知模型与符号学的結合

认知文体学家乔纳森·卡尔波珀参考范·代克的认知表征模型^[3],建立文学人物认知模型,如表1^[4]所示:

该模型由五个部分组成,“背景知识”是存储于读者长时记忆中的人物图式,“情境模型”指完整的

人物印象,“文本基表征”指读者从文本中得出的对人物某些结论,“表层结构”指人物言语形式,“控制系统”指读者的阅读动机,该动机影响读者付出认知努力的程度^[5]。卡尔波珀的人物认知模型阐明了人物印象形成的过程,读者既可根据背景知识自上而下推演出人物形象,也可根据表层结构与文本基表征的零碎信息自下而上形成人物印象,卡尔波珀称后者为“零碎组合”。这两个过程可同时进行且相互作用^[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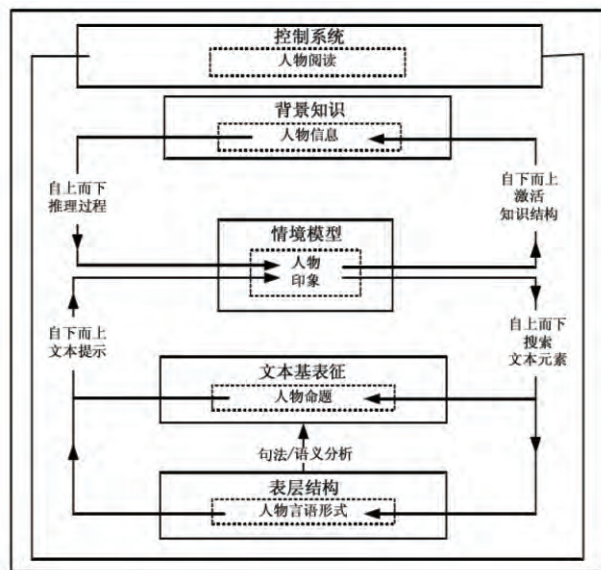


表1 (转引自宫英瑞的《叙事语篇人物塑造的认知文体研究》)
在符号学的视角下,卡尔波珀的人物认知模型表

^{*} [收稿日期]2016-10-20

[基金项目]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项目“符号学视域下的石黑一雄小说研究”(AHSKQ2015D72)

[作者简介]郭欣(1981-),女,安徽合肥人,硕士,安徽大学大学外语教学部讲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

征了隐含作者与“作者的读者”的符号交流过程,该过程涉及三个重要概念:符号、符码、图式。符号是“在心灵上被某种东西所代替的某种东西”^[7];符码是“符号系统中控制能指/所指关系的规则”^[8];图式是储存于长时记忆中的知识结构,是“典型事例的心理表征”^[9]。符码的规约性为符号的阐释指明方向,图式既是解码的依据,也是符号意义生成之处,符号解释项的衍义使图式不断更新、完善,甚至重构。巴特总结出叙事文本中的五种符码:阐释符码、文化符码、象征符码、布局符码、意素符码^[10]。隐含作者在《远山淡影》的文本中编入的阐释符码、文化符码和象征符码是理解小说人物的主符码,意素符码和布局符码是起辅助作用的亚符码。将这些符码纳入卡尔波珀的人物认知模型内,读者可运用“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认知方法进行解码,解码的结果即“文本基表征”框架中相应的人物命题。通过破解阐释符码、文化符码和象征符码,读者可还原悦子的真实形象,对其行动做出内外归因,透视其伦理反思,最终在“情境模型”中形成完整的人物印象。

二、阐释符码与人物形象的还原

阐释符码包括“谜团”和“解谜的密码”,隐含作者在叙事规约下设谜,邀请读者发现谜团,破解谜团。悦子在主叙述层分裂为佐知子和悦子两个人物,解码过程中,读者先对两个人物形成独立的印象,再将二者的形象有机整合。

佐知子的话语和行为有悖日本传统女性图式,读者需从文本信息入手,一点一滴形成人物印象。在表层结构的层次上,佐知子与悦子的话轮转换不自然,与女儿的对话明显违反合作原则,这些意素符码强化了读者发现和破解阐释符码的动机。在文本基表征的层次上,以佐知子为行动主体的六个脚本引导读者发现两个核心谜团,并找到解谜的密码:一、“佐知子为何曾取消移民计划,最终又坚持移民计划?”依据脚本信息,读者得知佐知子渴望在男友弗兰克的帮助下移民美国,女儿受伤、弗兰克失踪等一系列意外事件一度让她取消移民计划,然而,稻佐山之旅迫使她反思自己在日本卑微的身份和地位,坚定了移民计划;二、“佐知子为何执着于自我价值的实现,将自我利益置于女儿利益之上?”依据脚本信息,读者了解佐知子受过良好的教育,渴望凭借自己的努力获得财富和地位,独立行事,不依附他人,因此,她不愿为了女儿的利益将后半生浪费在日本的伯父家。通过破解上述核心谜团,读者的人物图式逐渐连贯、清晰,佐知子自私的性格特征和独立、反传统的行为方式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

悦子通过佐知子的视角将自己设定为范畴化的日本妻子,出于认知的经济原则,读者会将悦子与头

脑中的图式进行简单匹配。然而,小说结尾处,悦子分裂的自我重合,造成图式断裂,形成巨大的谜团——“悦子隐瞒了哪些重要信息?”解谜的密码即隐藏在不可靠叙述中的文本线索。叙述主体在文本层面分化为隐含作者、叙述者和人物,叙述者的不可靠被证实后,读者会求助于隐含作者和其他人物发送的符号信息。文本基中,藤原太太、绪方先生、小女儿妮基这三个人物为读者提供了重要线索:藤原太太讲述一个年轻女子总是去墓园祭奠逝者,隐射悦子难以愈合的创伤;公公绪方先生讲述了悦子三更半夜拉琴,把全家人吵醒的往事;悦子向小女儿妮基诉说日本传统生活的好处,后者坚称母亲当年持相反的看法。悦子对面具形象的刻意维护增加了三个人物叙述的可信度。与人物提供的解谜密码相比,隐含作者提供的线索更隐晦,虽然叙述者刻意将悦子与佐知子的形象拉开距离,作为创造性代理者的隐含作者却在细节之处给叙述者设计了“推断邀请”,帮助读者从文本记号中鉴别出叙述者的“真话”。悦子声称自己不懂英语,却在陪绪方先生游长崎时说使用了英语“girl friend”;稻佐山上,悦子确定和佐知子聊天的是美国人。文本线索帮助读者在悦子拐弯抹角的自辩中建构起一个与佐知子极为相似的女性形象图式。

佐知子与悦子人物图式的建构将读者引向最大的谜团——“如何整合二者的形象?”“混乱”的布局符码导致叙述时间轴的模糊和事实/事件轴的大量空白,因此,读者无法将二者的形象简单叠加,只能尽最大努力寻找二者的相关整合点。人物形象的整合属于较高的认知层次,司坎克和艾伯森指出,完成基础、具体的认知任务后,读者将攀升至综合、抽象的层级——记忆组织包(MOPs)和主题组织点(TOPs)。MOPs包含旨在达到一个目标的一组场景,TOPs则强调不同区域知识的相似点^[11]。读者在MOPs层综合佐知子与悦子的人物形象后,可在TOPs层找到二者的抽象整合点,实现人物的主题性跨域映射,如表2所示:

表2中,主题性整合点的相关内容为人物形象的整合提供了抽象的解谜密码,在人物阅读的控制系统内,读者可化抽象为具体,围绕整合点展开联想,填补事实/事件轴的空白。悦子抛弃日本丈夫、带景子移民英国、融入英国的生活、家庭矛盾激化等一系列空白脚本在读者的想象中得以建构,悦子的真实形象逐渐清晰,其悲剧性的性格特征,如自私、盲目、草率、专断等,突显于读者的人物图式。至此,读者在文本基表征框架内建立有关人物真实形象的命题。与此同时,读者会激活头脑中更多的认知域,将悦子一系列导致家庭伦理悲剧的行动归因于其性格中的悲剧因子。

表 2

人 物 \ TOPs	目标	计划	条件	特征
佐知子/悦子	去美国/英国实现自我价值。	通过与弗兰克/谢林汉姆的婚姻移民美国/英国。	出生名门,拥有良好的教育背景和艺术素养。	对母亲身份持消极态度,优先考虑自我利益。

三、文化符码与人物行动的外部归因

文化符码是承载集体记忆、文化的代码,是凝聚隐含作者创作意图的重要符码。读者对悦子的行动做出内部归因后,会在控制系统的调节下进一步从文化符码中寻找人物行动的外部原因。文本中的三组文化符码分别对应悦子在叙事主线上三个核心行动——移民、暂时取消移民计划、移民后与景子冷战。解码的关键在于读者头脑中有关特殊时代背景的文化图式与人物图式。

第一组文化符码被编入绪方先生——二郎——松田重夫这条叙事线,“被叙述时间”是盟军占领时期的某个夏天。绪方先生与二郎围绕美式民主、共产主义思潮、女性家庭地位等展开争执,前者抱怨日本年轻一代抛弃传统价值观,缺乏责任感,后者批判老一代保守的价值观;二郎坚持婚后搬出父亲的老宅,与悦子住进美式公寓;绪方先生的军国主义思想更是受到激进派教育者松田重夫的批判“您那个时候,老师教给日本的孩子们可怕的东西。他们学到的是最具破坏力的谎言……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国家会卷入有史以来最可怕的灾难。”^{[12]188} 上述文本将读者带回历史现场,从人物的冲突中感受盟军占领时期多元意识形态共存的复杂局面。隐藏于其中的文化符码被破解后,读者对悦子“移民”这一行动做出如下归因:战后,日本年轻人的价值取向呈多元化,资本主义、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均有一批坚定的拥护者。从小接触西方文化的悦子成为西方个人主义价值观的拥护者,渴望通过与欧美男士的婚姻达到移民的目的,开启新的人生,实现自我价值。

第二组文化符码被编入传统日本文化符号中,如老宅、面馆、狭窄的街道、夜市、抓阄的小摊等。悦子追忆老宅的生活和已逝的恋人,在面馆与藤原太太聊战前的生活,陪女儿逛夜市、抓阄。破解该组文化符码的关键在于悦子与上述符号对象的情感联系,从悦子的视角出发,这些符号引发思念、安详、愉悦等情绪,隐藏于其中的符码属于情感类符码,可被解读为悦子对传统文化的依恋。通过解码,读者对悦子“暂时取消移民计划”这一行动做出如下归因:时代剧变中,传统文化始终在年轻一代的心目中占据一席之地,致使他们挣扎于传统价值观与个人主义理想之间,犹豫不定。作为行动者,悦子的自由性在文化冲撞中受到一定限制,其暂时取消移民计划的行动是传

统价值观在新旧思想交锋中必然获得的短暂胜利。

第三组文化符码被编入悦子——妮基这条叙事线,可细分为两组:一、妮基认为母亲不该为景子的悲剧负责,妮基和父亲将景子视为天生难相处的人,英国媒体将景子自杀归因于日本人性性格中的缺陷。上述文本激活读者的“基本归因错误”图式,即西方人倾向于将人物的行动归因于内部的性格特征,而非外部的环境。二、妮基将母亲视为追求个人理想的典范,值得用诗歌赞美。上述文本激活读者的“西方个人主义价值观”图式。因此,第三组文化符码可被解读为以“基本归因错误”和“个人主义价值观”为代表的西方思维模式对悦子的蒙蔽。通过解码,读者对悦子“移民后与景子冷战”这一行动做出如下归因:西方文化语境的“独白”下,悦子缺少来自异质文化的“他者”作为反思自身的一面镜子,故而长期忽略景子的心理问题,以冷战的极端方式避免冲突。

破解上述三组文化符码后,读者从文化角度建构人物行动的因果图式,在文本基表征的框架内完成人物行动外部归因的命题。

四、象征符码与人物的伦理反思

象征符码属于修辞性代码,隐含作者将象征符码编入主叙述层的若干意象中,邀请读者解码,并建构人物伦理反思的图式。由于象征符码的破解依赖具体语境和规约性语境,一方面,读者要将悦子分裂的自我理解为“主我”站在元层次的高台上与“客我”平等对话,并通过她的内心对话把握具体语境;另一方面,读者要借助有效的认知方法激发规约性的认知框架,概念整合理论是较为理想的认知方法。所谓概念整合,就是将两个或更多的来自独立认知域的信息构成的输入空间通过跨空间的部分映射匹配起来,通过提炼输入空间里共有的抽象结构或信息形成类属空间,随后将输入空间有选择地投射到一个可以得到动态解释的合成空间,最后通过组合、完善、扩展形成层创结构。这四个心理空间通过投射彼此连接起来,形成一个概念整合网络^[13]。读者阅读文本时,大致形成两个输入空间,输入空间1由三组意象组成,输入空间2由人物性格、行为、事件等元素组成。象征符码的解码过程包括跨空间映射、投射及合成空间的组合、完善、扩展。解码成功后,合成空间形成层创结构,即悦子对伦理身份、伦理关系和伦理选择的反思。

悦子以主我的身份描述了客我居住的低矮“小

木屋”和屋内“黑暗的角落”,前者指向客我不合群的性格特征,后者对应客我内心的阴暗处——未走出战争阴影、狭隘、偏执等。屋外的“河水”映射一系列与河水有关的可怕事件——一个饱受战争创伤的女人将孩子溺死在河水中,客我将女儿心爱的小猫丢进河里,客我在河边发现自杀未遂的女儿。“河水”这一象征生命、母爱的意象在悦子的回忆中却总是生命终结的场所,河水里的死亡场景是悦子将母亲身份与杀手身份进行跨范畴类比的结果,具有强烈的反讽意味。上述意象中的象征符码被破解后,合成空间形成层创结构,即悦子对伦理身份的反思,包括对日本国民身份和母亲身份的反思:战争的创伤和与生俱来的孤僻性格阻碍悦子适应战后的新生活,狭窄的视野导致她对日本国民身份的全面否定,以移民他国作为化解身份危机的唯一途径;悦子长期对母亲身份持消极态度,未给予孩子正常的母爱,景子自杀后,悦子在良心的谴责下将景子的悲剧归结为母亲身份的失败。

“小猫”、“神秘女人”和“悦子手中的绳子”是投射伦理关系的一组意象,分别与客我和景子形成映射关系。从相似性出发,“小猫”指向景子,二者都是需要保护的小生命,渴望家的温暖,却始终没有归属感,以悲惨的方式结束生命;从悲剧的因果关系出发,“小猫”的死亡方式映射客我对待女儿的冷漠、残忍方式。“她把小猫放进水里,按住。她保持这个姿势,眼睛盯着水里,双手都在水下。”^{[12]216}“神秘女人”是景子头脑中的死亡幻象,映射景子压抑、紊乱的精神世界。“神秘女人”也是客我恐惧、逃避的对象,映射客我对母亲责任的逃避。“悦子手中的绳子”映射景子在公寓上吊身亡的场景,同时映射客我对女儿自由的束缚和梦想的扼杀。借助伦理关系的相关图式,读者破解上述意象中的象征符码,透视悦子对伦理关系的反思:悦子情感的冷漠、责任感的缺失和对女儿自由的束缚导致母女的伦理关系不断恶化,心理距离不断加深。

“树林”、“和平公园的雕像”是投射客我伦理选择的意象。河对岸的“树林”暗藏危险,却吸引客我探索这片神秘区域,进入“树林”意味着涉足危险地带,未来不可预测,该意象与客我移民英国的伦理选择形成映射关系,它将母女二人推上一条充满风险和不确定性的人生道路。“和平公园的雕像”以欧美人物形象为模本,“貌似一位希腊男神,伸开双臂坐着……远远看近乎可笑,像个警察在指挥交通。”^{[12]176}悦子以客我的视角描述雕像,以主我的思维进行阐释,社会文化语境赋予雕像的符号意义与主我悟出的符号意义相去甚远,被剥去神圣、庄严外衣的雕像意指战争的荒谬和欧美文化强行介入的霸道行径,该意

象与主我对西方文化的反思和对英国丈夫、小女儿妮基、英国主流媒体对日本文化妄加评判的谴责形成映射关系。破解上述象征符码后,读者把握悦子对伦理选择的反思:在欧美文化的强势冲击与本人性格缺陷的双重作用下,悦子盲目崇尚西方的民主、自由,非理性地否定日本文化与日本家庭生活,冒着风险做出移民的伦理选择,最终导致伦理悲剧的发生。

通过对象征符码的解码,读者透视悦子对伦理身份、伦理关系和伦理选择的反思,在文本基表征的框架内完成人物伦理反思的命题。

五、结语

卡尔波珀的人物认知模型帮助读者运用最有效的认知方法接收隐含作者发送的符号信息,破解其中的符码,完成叙事交流。文本基表征的三个人物命题被纳入情境模型后,读者对悦子形成完整的人物印象。在此基础上,读者能够全面解读叙事文本的符号意义,领悟隐含作者蕴于小说中的人文主义关怀。

【参 考 文 献】

- [1]申丹.叙事结构与认知过程——认知叙事学评析[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4,186(9):1-8.
- [2]唐伟胜.认知叙事学视野中的小说人物研究[J].外国语,2013,29(4):38-43.
- [3]Van Dijk and Kintsch.Strategies of Discourse Comprehension[M].London: Academic Press,1983:196-197.
- [4]宫英瑞.叙事语篇人物塑造的认知文体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32.
- [5]Culpeper,J.A Cognitive Stylistics Approach to Characterization[C]//Cognitive Stylistics: Language and Cognition in Text Analysis.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2002:251-277.
- [6]Culpeper,J.Language and Characterisation: People in Plays and Other Texts[M].Harlow: Pearson Education,2001:80-96.
- [7][美]皮尔斯.皮尔斯:论符号[M].赵星植,译.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4:34.
- [8]赵毅衡.文学符号学[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0:33.
- [9]Cook,G.Discourse and literature[M].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11.
- [10][法]罗兰·巴特.S/Z[M].屠友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85.
- [11]Schank,R.C.Dynamic Memory: A Theory of Reminding and Learning in Computers and People[M].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97-99.
- [12][英]石黑一雄.远山淡影[M].张晓意,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
- [13]Fauconnier,G.&Turner,M.Conceptual Integration Networks[J].Cognitive Science,1998,67(2):133-201.

【责任编辑:黄儒敏】